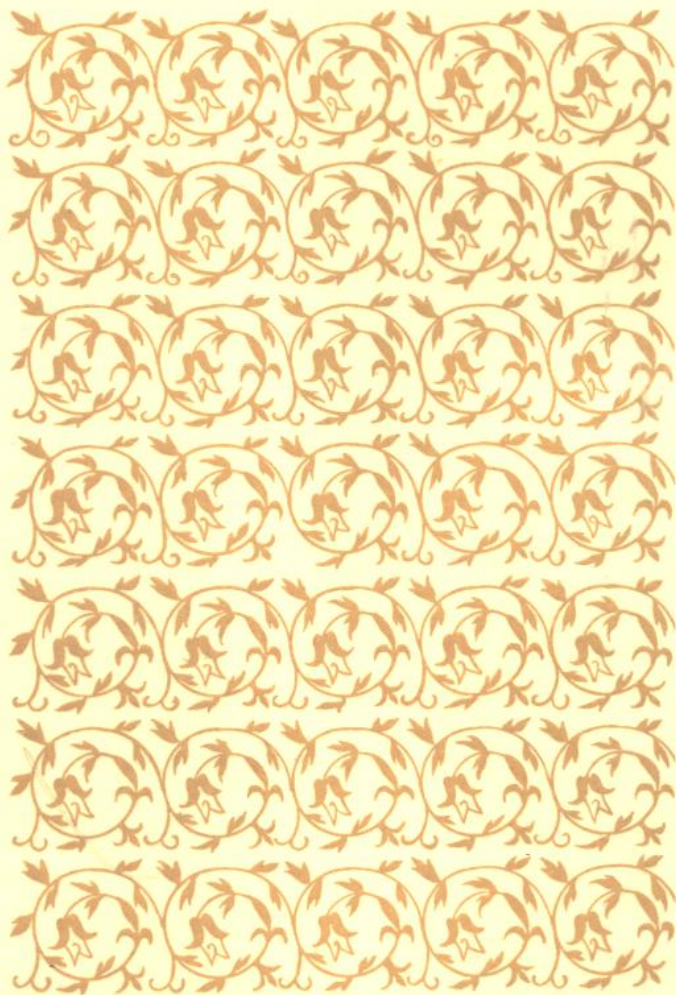


WENXINDIAOLONG CHUANGZUOLUN

WANG YUAN HUA

文心雕龍
創作論



文
心
雕
龍
創
作
論

王
元
化



文心雕龍創作論

王元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十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125 字數 189,000

插頁 (精) 8 平 8

1984 年 2 月第 2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印 35,000 冊)

印數: (精) 3,000 (平) 13,000

統一書號: 10186·135 定價(七): (平) 1.35 元
(精) 1.70 元

DE32/07

重版說明

本書於一九七九年初版印行後，早已售罄。現重版改爲繁體直排，經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修訂，并有較大的增補，以「二版附記」形式附於篇末。作者還寫了約七千言的《第二版跋》，側重對本書方法論問題作較詳細的說明，同時也對幾個有爭議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目次

上篇

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	三
《滅惑論》與劉勰的前後期思想變化……………	三三
劉勰的文學起源論與文學創作論……………	六一

下篇

《文心雕龍》創作論八說釋義小引……………	九五
釋《物色篇》心物交融說……………	一〇一
——關於創作活動中的主客關係……………	一〇二
〔附錄一〕心物交融說「物」字解……………	一〇五

〔附錄二〕王國維的境界說與龔自珍的出入說……………	一一
〔附錄三〕審美主客關係札記……………	一八
釋《神思篇》杼軸獻功說……………	

——關於藝術想象……………	一九
〔附錄一〕劉勰想象論的局限性……………	二五
〔附錄二〕「志氣」和「辭令」在想象中的作用的……………	四〇
〔附錄三〕玄學言意之辨撮要……………	四五
〔附錄四〕劉勰的虛靜說……………	五一
釋《體性篇》才性說……………	

——關於風格：作家的創作個性……………	五五
〔附錄一〕劉勰風格論補述……………	六四
〔附錄二〕風格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	七〇
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	
——關於意象：表象與概念的綜合……………	七七
〔附錄一〕「離方遁圓」補釋……………	八四

〔附錄二〕劉勰的譬喻說與歌德的意蘊說……………	一八七
〔附錄三〕關於「由抽象上昇到具體」的一點說明……………	一九五
〔附錄四〕再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	一九九
釋《情采篇》情志說	
——關於情志：思想與感情的互相滲透……………	三三
〔附錄一〕《辨騷篇》應歸入《文心雕龍》總論……………	三七
〔附錄二〕文學創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三四
釋《熔裁篇》三準說	
——關於創作過程的三個步驟……………	三九
〔附錄一〕思意言關係兼釋《文心雕龍》體例……………	四四
〔附錄二〕文學創作過程問題……………	四九
釋《附會篇》雜而不越說	
——關於藝術結構的整體和部分……………	二六一
〔附錄一〕文學創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六七
〔附錄二〕整體與部分和部分與部分……………	二七二

釋《養氣篇》率志委和說

——關於創作的直接性

〔附錄一〕陸機的感興說

〔附錄二〕創作行為的自覺性與不自覺性

初版後記

第二版跋

二六二

二六七

二九四

三〇三

三〇七

上

篇



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

劉勰的生平事迹史書很少記載，現在留下的《梁書》和《南史》的《劉勰傳》幾乎是僅存的文獻資料。這兩篇傳記過於疏略，甚至未詳其生卒年月。清劉毓崧《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後》，根據《時序篇》：「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龍》成書不在梁時而在齊末。所據理由有三：一、《時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二、魏晉之主，稱諡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為帝，餘并稱祖稱宗。三、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竭力贊美，絕無規過之詞。《書後》又說：「東昏上高宗廟號，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之後。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之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這一考證經過近人的研究，已漸成定識。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根據此說進一步考

定劉勰於齊明帝建武三、四年間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相契。從而推出劉勰一生跨宋齊梁三代，約當宋泰始初年（公元四六五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間（公元五二〇或五二一年）卒，得年五十六、七歲。至此，劉勰的生平纔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輪廓（關於劉勰的卒年還有待進一步探索）。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就在這個基礎上，參照《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並《梁僧傳》中有關資料，加以對勘，寫成《梁書劉勰傳箋注》。這篇箋注雖不越《梁書》本傳範圍，但對劉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齊以後入仕的經歷，都有相當豐富的增補。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綫索，但仍留下一些問題尚待解決。這裏首先想要提出劉勰的身世問題。

《梁書》本傳說到劉勰的家世祇有寥寥幾句話：「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靈真、劉尚二人，史書無傳，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們從這裏知道靈真爲宋司空秀之弟，而秀之又是輔佐劉裕的謀臣劉穆之的從兄子。根據這條綫索，就可以從劉穆之劉秀之兩傳來推考劉勰的家世了。楊明照《箋注》曾參考有關資料，制出劉勰的世系表〔一〕。《本傳箋注》分析劉勰的世系表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尤衆，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餘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於學術，必有啓

厲者。」這裏所說的臧氏，亦爲東莞莒人，是一個僑姓大族，其中如臧燾、臧質、臧榮緒、臧嚴、臧盾、臧厥等，史書並爲之立傳。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稱：「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三〕其中所舉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玕王氏、陳郡張氏、南蘭陵蕭氏、陳郡袁氏、東海王氏、彭城劉氏、吳郡陸氏、彭城劉氏、會稽孔氏、廬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東海徐氏、濟陽江氏外，就有東莞臧氏在內。《本傳箋注》雖然沒有明言劉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東莞臧氏，似乎認爲劉勰也是出身於一個士族家庭。這種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龍新書序錄》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序錄》作者直截了當地把劉勰歸入士族。近來探討劉勰階級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說。

劉勰究竟屬於士族還是庶族，這是研究劉勰身世的關鍵問題。自然，在南朝社會結構中，無論士族或庶族，都屬於統治階級。（當時的下層民衆是小農、佃客、奴隸、兵戶、門生義故、手工業勞動者等。）但是由於南朝不僅承襲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門選制，而且逐漸形成了一種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權。士庶區別是南朝社會等級編制的一個特點。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南史·王球傳》來說明：「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這裏清楚地說明了士庶區別是國家的典章。當時士族多是佔有大塊土地和莊園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領有部曲，擁兵自保。晉

代魏改屯田制爲占田制後，士族可以按照門閥高低，蔭其親屬。這也就是說，通過租稅和徭役對於被蔭庇的族人和佃客進行殘酷的剝削。他們的進身已無須中正的品評，問題全在區分血統，辨別姓望。在這種情況下，官有世胄，譜有世官，於是賈氏王氏的「譜學」成了專門名家的學問，用以確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濫。士族擁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實際上成了當時改朝換代的幕後操縱者。至於庶族則多屬中小地主階級。對勞動民衆來說，他們也是剝削者。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進行搜刮、土地急劇集中的時代，他們佔有的土地時有被兼并的危險。在進身方面，他們由於門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壓抑，絕不能象士族那樣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晉書》載劉毅陳九品有八損疏，第一條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意思說庶族總是淪於卑位。左思在《咏史詩》中也發出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嘆。到了宋齊兩朝，庶族進身的條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書·武帝紀》載齊時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的規定〔三〕。當時，雖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僥倖昇遷高位，但都遭到歧視和打擊。《晉書》記張華庶族儒雅，聲譽日隆，有臺輔之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閑隙，欲出華外鎮。《宋書》記蔡興宗居高位，握重權，而王羲恭詆其「起自庶族」。興宗亦言：「吾庶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齊書》稱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畏懼之色。嘗謂其子曰：「麀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士庶區別甚至並不因位之貴賤而有所改

變。所謂「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文苑英華》引《寒素論》）。所以，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說，庶族都時常處於昇降浮沉動蕩不定的地位。總之，士族和庶族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必然會經過間接折射反映到思想領域中來。因此，辨清劉勰究竟屬於士族還是庶族就成爲對他作出全面評價的關鍵問題了。

根據筆者對劉勰家世的考定，並參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現的思想觀點來加以印證，劉勰並不是出身於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士族，而是出身於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幾點：

第一，按照士族身份的規定，首先在於魏晉間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積世文儒爲貴，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數。可是我們在劉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個在魏晉間位列清顯的祖先。秀之、靈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詳，推測可能是劉氏在東晉時的最早人物。《南史》只是說他做過山陰令，而晉時各縣令系由卑品充任。至於世系表稱東莞劉氏出自漢齊悼惠王肥後，則頗可疑。此說原本之《宋書·劉穆之傳》，似乎應有一定根據。但是，南朝時偽造譜牒的現象極爲普遍，許多新貴在專重姓望門閥的社會中，爲了抬高自己的身價，編造一個做過帝王將相的遠祖是常見的事。因此，到了後出的《南史》，就把《宋書·劉穆之傳》中「漢齊悼惠王肥後」一句話刪掉

了。這一刪節並非隨意省略，而是認爲《宋書·劉穆之傳》的說法是不可信的。這一點，我們可以據《南史》改削《齊書》本紀一事推知。《齊書》本紀曾記齊高帝蕭道成世系，自蕭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諱。《南史·齊本紀》直指其誣說：「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爲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爲助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言，齊典所書，便乖實錄。近祕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可見《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實錄爲依據的。據此，我們知道東莞劉氏不僅沒有一個在魏晉間致位通顯的祖先，而且連出於漢齊悼惠王肥後的說法也是不可靠的。這是劉勰並非出身士族的第一個證據。

第二，在劉氏世系中，史書爲之立傳的有穆之，穆之從兄子秀之，穆之曾孫祥和劉勰四人（其餘諸人則附於各傳內）。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劉氏世系中最顯赫的人物。據《宋書》記載，穆之是劉宋的開國元臣，出身軍吏，因軍功擢昇爲前軍將軍，義熙十三年卒，重贈侍中司徒，宋代晉後，進南康鄭公，食邑三千戶。秀之父仲道爲穆之從兄，曾和穆之一起隸於宋高祖劉裕部下，克京城後補建武參軍，事定爲餘姚令。秀之少孤貧，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遠近安悅。卒後，追贈侍中空，並贈封邑千戶。穆之秀之都曾被追贈，位列三公，食邑千戶以上，自然應該歸入官僚大地主階

級。可是，從他們的出身方面來看，我們並不能發現屬於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劉氏世系中最早顯露頭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證據說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書》記劉裕進爲宋公後追贈穆之表說：「故尙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此表爲傅亮代劉裕所作，亦載於《文選》，題爲：《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這裏明白指出穆之出身於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經說到穆之的少時情況，可與此互相參照：「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以餉穆之。」（此事亦見於宋孔平仲之《續世說》。）這段記載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說法相契。在當時朝代遞嬗、政局變化的情勢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軍功而被拔擢高位，參與了最高統治集團。但是，他們並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這裏可舉一個突出的事例。《南史》稱：「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有士風，謂帝曰：『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數謝滿，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這個例子清楚說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連皇帝都愛莫能助。我們在《南史·劉祥傳》裏還